公祷书的翻译与圣公会命名的历史关系

潘乃昭
新加坡三一神学院亚洲基督教研究中心

前言

『圣公会』与『公祷书』对圣公会教会群体来说应该是两个核心性的词汇与概念。 前者是教会的名称；后者是规范教会崇拜生活的准绳。然而，圣公会命名的历史、以及华文公祷书形成的过程，对普遍圣公会信徒来说是一个空白。尤其是今代圣公会信徒的属灵生命养料往往来自英美地区。他们可以直接以英语媒介来吸收最新的见闻。反之，中文的材料往往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让那些『不懂英语』的信徒作为参考。 所以，在过去三十多年，在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地区华人圣公会出版的公祷书， 大多是紧贴美英公祷书的修订，把新的礼仪翻译成为中文。华文公祷书未能本色化。更可惜的、就是今代各地华人圣公会教会没有觉醒到自己在编写华文公祷书上的历史任务。 这样、圣公会信徒往往把圣公会看为『Anglican』 一字的翻译， 甚至把其他地区的安立甘教会等同为『某某地区的圣公会』，譬如『Episcopal Church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错译为『美国圣公会』。

我这样的执着、是因为这空白关系到一个重大的命题。过去、 大多在英属殖民地长大的基督徒、特别是圣公会的信徒，不需要为自己的身份而作出辩护。无需与普遍的中国基督徒、面对『多一个基督徒， 少一个中国人』的指控。自己的属灵生命是以英语为依归。 很少关心到、怎样以中文来表达基督教信仰和建立中文的神学词汇。然而当我们回顾基督教的历史，便发觉教会并非只是在教义上不停的争辩。 他们也关注基督教如何与文化结合与把它升华。 所以， 无论是早期教父时期的教会、 或是在十五、十六世纪欧陆与英国的宗教改革，教会领袖都注重翻译圣经、撰写圣诗，与编订礼文。藉此、 让本土的神学能慢慢的建立起来。当地语言也变成可以传释基督教的语言了。且听听韩德尔的《弥赛亚神曲》、或巴赫的《圣马太福音受难曲》，看看他们如何把自己本土文字、民族特性和圣经词汇结合起来， 让基督教的思想能潜移默化的规范自己国家文化的发展， 这就是基督教在过去能够在西方社会扎根的原因。佛教在中国也这样的能与民族感情结合起来， 故此被中国看为本土的宗教。

反之， 圣公会信徒在许多的同胞心目中， 便如自己承认， 是『安立甘Anglican』人仕、顾名思义， 是不断的执着自己的历史根源， 自认是源于英伦的教会。 这样，圣公会信徒不但对普世安立甘团契没有作出其独特的贡献， 更妨碍自己在一个日渐强盛的国家中能有效的履行对同胞们的宣教使命。

祷文书的历史回顾

翻译与印刷事工、是十九世纪初期新教（基督教）来华的首要任务。南京条约签订後，基督教宣教据点北移到福州与上海。但之前， 澳门与马六甲是翻译与

出版的据点。对当时的翻译工作，我们往往较注意宣教士在圣经中译上的贡献、以及他们在『Elohim、theos』的中译， 应该是『神』、『上帝』、『天主』、抑或『上主』等等。其实， 早期的宣教士所关注的， 不但是在传扬福音，派发圣经单张， 也关注到如何为华人的基督徒进行教导与牧养。这就是说， 祷文书、要理问答、主祷文、使徒信经等也是他们编订中文资料中的重要项目。

早期宣教士对这些与教会相关的翻译对基督教的发展影响至深。 文字可以规范一种意识形态。譬如， 如何中译 bishop, priest 与 church 关系到基督徒群体组织内权力架构的样式。

十九世纪公祷书华译的工作， 主要的编者包括伦敦会的马礼逊(Morrison)与麦都思(Medhurst)，英国安立甘会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慕稼榖(George Evans Moule)、包尔腾 (John Shaw Burdon)（即后来的维多利亚教区主教），与美国监督会宣教部（Protestant Episcop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Foreign and Domestic Missions) 的文惠廉(William Boone)、施约瑟 (Joseph Schereschewsky)（后来任上海的主教）。

马礼逊在一八一八年于马六甲出版的『年中每日早晚祈祷叙式』， 可算是第一本华译的公祷文。全文只有三十页， 是英国教会早晚祷文的华译。他为华人基督教建立基本词汇。他把 Minister 译为 『牧者』 ，称信经为『使徒敬信全言』， 在文本中以『圣公会者』来形容教会。之后的早期的宣教士跟随这翻译， 往往称基督徒群体为『圣会 』。譬如， 米邻 （Milne）著作的标题《上帝圣教公会门》、与郭实猎 (Gutzlaff) 的《圣会祷咨》和《圣会之史》便是明证。（早期基督教宣教士出版的书籍目录、请参阅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其中部分收集在 *哈佛燕京基督教宣教士中文著作*缩微)。

马礼逊死后、施美夫(George Smith) 主教依赖麦都思 (Medhurst) 翻译英国公祷文，一八五五年在香港圣保罗书院出版的《祷告文全书》是参照较早前麦都思于一八四四年在上海翻译的礼文。期间、慕稼榖 (George Evan Moule) 在宁波翻译公祷文成为当地方言， 出版罗马拼音的公祷书。 与此同时， 美国文惠廉 (William Boone) 主教于上海也从事翻译，把美国监督会公祷文逐步翻译成上海话的祷文书。详情参看*附表（1）：部份华文公祷书出版演变一览表*。

包尔腾与施约瑟的大公传统

上述的翻译可算是公祷文翻译的初步尝试。包尔腾与施约瑟在十九世纪中下旬在北京的合作， 才真正的为中文公祷文奠下基础。今天的华文公祷书， 仍以他们的译本为依归。

一八七二年包施二人在北京出版《教会祷文》、这是他们合作的精结。之后包尔腾与施约瑟以其为范本，于一八七九年与一八八零年分别为自己教区在香港与上海出版了《教会祷文》。

施约瑟在 1888 年向美国监督会主教院提交报告《The Bible, Prayer Book, and Terms in our China Missions》，介绍他在中国翻译圣经与公祷书的成果与翻译原则。 包尔腾于一八七九年出版《教会祷文》、在他以英语撰写序言中， 也详细列出其编订公祷文的原则。 包施二人在这两篇文章里反省他们编订工作的成果。

大体来说， 一八七二年的《教会祷文》是一本历史性的公祷书。 原因如下：

一、这是第一次英美教会联手合作、尝试编订一本全国性的公祷文。在他们以前、十九世纪英国安立甘会与美国监督会是分头在中国宣教。他们出版的崇拜礼文是较片断性的，彼此间没用统一的词汇。一八七二年的版本涵盖了英美两地公祷书的礼文，收录了两国公祷书的礼文，让无论是英国或是美国背景的教会也可以使用同一本的公祷书。此外、包施二人采用『文理（*Wenli*)』书面语为公祷书的文字， 让这公祷书能跨越地方方言的限制，通行全国。包、施合作为日后两个宣教组织拼轨， 建立一个共同的教会奠下基础。

二、他们为传统的教会牧职制度订下权威性的中译。翻译 bishop 为『主教』、priest 为『教师』或『教牧』、I believe in the holy, catholic church 为『我信圣公会』。然而、包施二人觉得这些翻译仍需改善。施约瑟尤其觉得『会』一词不能表达 ecclesia 的意思。对 priest 的中译更觉不完善。 所以，施约瑟在一八八零年的《教会祷文》中， 参照当时中国罗马教会的做法，把 priest 音译为『比理斯德』。其实、十九世纪末维多利亚教区圣职人员的执照记录， 也以『第亚根』、『伯烈斯比德』两词音译 deacon 与 priest。中文公祷书教会制度词汇的演变可参考附表（2）。

三、两者都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大公的教会。英国差会是以一个志愿机构的形式在中国进行活动， 而美国的宣教组织本来与英国一样，是一个志愿性团体， 但在一八三五年修订宪章，把组织纳入美国监督会教会的体制内。这改宪强调了教会在宣教中领导的地位。每一信徒都与宣教工作有份。当时英国教会牛津运动刚始步， 强调教会需建立自己的独特身份与权威，以对抗自由主义与敬虔主义的冲击。这运动也蔓延到美国。英国牛津运动的领导层， 包括纽曼、对美国监督会嘉许至甚。原因就是、美国监督会摆脱了英国国教的模式，纵使没有政府为后盾，但仍能活跃的存在， 并且在世界各处宣教，建立了一个圣而公的教会。（见 H. G. G. Herklots, *The Church of England and the American Episcopal Church. A Study in Relationships.* London; Mowbray, 1966, 138-140 页。）包尔腾与施约瑟都是秉承这传统来华宣教。在他们以前， 英美在华的宣教事工都是深受福音派影响，着重传道， 而较少严谨的思考到教会体制的命题。 包施二人却改变了这原本的导向，关注到教会的大公性与历史传统。他们的翻译工作为日后华人安立甘教会建立了基本的神学词汇。

这神学与教会观上的转向在十九世纪下旬均在香港与上海造成许多矛盾。包尔腾在香港初到任时，与华人传道所圣士提反堂信徒就神的称号引起争吵。包尔腾坚持使用『天主』而非『上帝』的称号。当时、信徒深受福音派与公理传统影响，与包主教对抗。本来深受历任主教与差会宣教士赏识的罗深源曾就此考虑辞职。后来包主教坚持起任与圣士提反堂本没有多大关系的邝日修而罢免资深的罗深源，与这冲突并非毫无关系。在上海、文惠廉主教的儿子第二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在被选为上海的新主教时，也同样受到当时老一辈的同工反对。指控包括文氏在圣约翰学院推行礼仪主义。（详情在另文发表。见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华南宣教的历史档案 与 F. McKeige, *Correspondenc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test against consecration of Rev. W. J. Boone as missionary bishop of 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 of American in China; also letters referring to the wretched management of the mission*. Shanghai, 1885)。

圣公会的诞生

使徒信经为所有教会所宣认。所以，包施二人在一八七零年代把其中信条翻译为『我信圣公会』意义深远。随即影响以后教会为自己的命名。

一八七七年慕稼德 （Arthur Evans Moule) 在上海编写《圣公会大纲》一书，讲论英国教会三十九教条。于序言中道：『本公会所书大纲、三十九则。略加讲论以辩其来历，为之序于左。大英国教会，原信从聖書之正道，後为罗马教舛谬贻误。』

一八八八年郭斐蔚（Frederick Graves) 于武汉文华书院编译 Joseph Bingham 之《Origines Ecclesiasticae: the Antiquities of the Ancient Church》，称之为《圣公会古规》。序言如下：『英公会会长炳罕先生曾于主後一千七百余年著圣公会古规一书，计二十三卷，语有根底规律森严，凡以范围教会护持真道，俾圣品人知所遵从，并有以识异端裂教会之伪。且书中语言古非臆断，要旨取证于古书古史为名，论盖以古信徒同守使徒遗规成为独一圣公会取其言而证之。』

颜永京于上海在一八九八年临死前著《英普公教会史》。（颜永京是美国监督会在华按立的第三名会长。一八六七年被按立为会吏，一八七零年为会长。是当时在上海最有学问与社会威望的华人教牧。在书中他自称为『美国圣公会会长』、序言道：『英普公教会史何为而作也。盖欲阐明圣道故原原本本，钜细不遗，使读者鼓舞欢欣，恍然于圣教会之要道，奥妙宏深，广大光明，来由已久，非可浅测也。』

上述三本著作并非一些理论性的书籍，而是供给教会普遍使用的刊物，这表明、当时在长江流域的教会深受牛津运动影响、看自己是结合在古教会的传统中。他们宣认自己为圣而公会一份子。他们体会到、自己的存在与使命是连结在历史性的圣而公教会之中。这是十九世纪海外宣教工作对普世教会的贡献。其实，美国监督会把在中国与日本两地域的宣教活动是联系在一起的。比方、韦廉臣（Channing M. Williams）本于一八五六年来华，一八五九年从上海调往日本传道。（见 J. Liggins and C. M. Williams, *Japan. Mission of 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 Occasional Missionary Paper, No. 20, March 1859 (New York: Bible House, 1859))。宣教士的交往与经验交流也继而较频密。『日本圣公会』随于一八八七年成立。

一八九五年八月一日福建古田华山教案、史荦伯（Robert Stewart）夫妇、家人与同工共八人殉道。随后义和团反教运动爆发。英美宣教组织需要把在华的工作中国化，于一八九七年在上海召开第一次的中国与日本主教会议（Conference of the Bishops of the Anglican Communion in China and Corea)。建议把中国教会命名为『崇古教会』。这建议不获所有教区通过，故在 1899 年的主教会议中保留『安立间』与『安立甘』两词作为 Anglican 的中译。

一九零五年英美教会就上海管辖权达成协议，确认了美国监督会体系下的主教拥有对上海整体的辖治权。同时，在上海宁波话的事工与英国差会在上海原先建立的教会仍归英属的华中主教辖治、这协议解除了英美教会之间在上海宣教历史中的冲突。一九零九年三月廿七日至四月六日全国主教与圣品，平信徒在上海召开会议，草拟联合教会的宪纲与规例，通过采纳『中华圣公会』为联合组织的名称。一九一二年四月廿六日于上海，『中华圣公会』便正式诞生了。然而、因宪章还未完善、故此延到一九三零年的兰柏会议，中华圣公会才与日本圣公会一起被普世安立甘团契的主教们正式接纳（一九三零年兰柏会议议案五十七）。（这段历史的华文资料，可参考 1914 年《中华基督教会年鉴》20-23 页; 1915 年『中华基督教会年鉴』79-89 页；1949 年《中华圣公会年鉴》；香港港澳教区一九五七年《公祷书》407－411 页）。

以『圣公会』为西方安立甘教会与宣教组织在华建立众教会的总称，并非一个随意的选择。就当时的西教士，对这新订的名称也作出了深入的反省。一九一二年九月份美国监督会出版的宣教期刊《Spirit of Missions》报道中华圣公会的成立。内中阐释圣公会一词对中国教会深远的意义。总结来说，一、取名圣公会，是源于古代教会信经。圣公会并非以为我独尊、漠视其他教会的存在。而是为将来中国的联合教会铺路。二、很奇妙的，中国的罗马公教为了面对礼仪之争，而采用天主一词为神的称号。故此，不幸的把自己的宗教命名为『天主教』。反而安立甘宣教事业却为中国存留了圣而公教会的称号。

道重任远、仍须努力

一九一二年中华圣公会的成立，如其他当时成立的『中华』组织一般，并非标志着教会已扎根于中华。其实，教会仍是由各差会所领导。主教一职仍是由外籍人士担任。比方来说，英国安立甘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直至一九五十年代初，仍保留华南地区圣公会华人圣品的记录。教会也长期的接受英美加教会在物质与人力上的资助。更严重的，是政局与社会一直没有稳定下来，教会便长期的处于动荡中。中华圣公会一直没有中央组织，没有正式注册成为合法法团，到抗日战争後，才在上海成立中央办事处。

与此同时，中华圣公会从成立开始，便尝试在两方面努力，把教会植根中华。

其一、就是指定以华人圣公会信徒的力量， 成立一个由国人支持与建立的传道辖区（即、教区）。陕西教区由此历尽艰辛地于一九三四年六月成立。这段历史对中华圣公会与新中国的成立有密切的关系，在另文详述。

其二、就是从事公祷书的修订工作。包施两主教的公祷文一直没有获得全国教区采纳。一九二四年第五届总议会 议决成立公祷书常备委办，参照英美文理译本，并各教区、辖境的版本， 预备中华圣公会公祷经之范本。然而负责这事工的成员是外籍人士， 故此工作也难有什么果效。以后历届的总议会断断续续的讨论这工作。一九二八年决议开始重新拟订主祷文与二信经的文字。一九三一年总议会开始着手编早晚祷文；一九三七年总议会接收公祷经委员会所建议的早晚祷文大纲， 交各教区主教使用。同时，该委员会在报告中表达较难翻译两个信经。一九四六年三月主教院会议命沈子高主教拟定新公祷书。

一九四九年沈主教著《中华圣公会新公祷书之原则刍议》。提出中国尚没有共同公祷书的原因。 他说：『历史遗传之使徒信经尼吉亚信经主祷文十条诫以及公祷书之颂赞诗篇等尚没有统一之译文。东西二大教会对于尼吉亚信经十诫主祷文之文字亦有出入之处。 而译希腊拉丁文尚没有精通国文与该二种古文之专家。 既有专家， 尚没有神学家公认之宗教术语。 仅以使徒信经中教会名称而论， 其译文至少有三焉： 『圣公会』『圣公教会』『圣而公之教会』。 ...究竟何名称为是， 或须待诸历史之评判，或待各教会合一後而共同决定。工作如此复杂艰巨， 天使不敢举足， 凡夫何感奔驰 （见 2－3 页）。』

在该书中他提出新公祷书修订的六个原则：一、更广之公祷与教友之团契崇拜；二、广涵主义；三、新公祷书须许可弹性之用法；四、圣道与圣事并重；五、崇拜须符合信仰； 六、文字的改良。

沈主教所用的词语：『更广』、『广涵』、『弹性』、『并重』、『符合』、与『改良』正道出安立甘传统的精髓， 是迈向一个能包容多元文化与传统、圣而公教会应有的情操。这工作随着一九四九年中国社会的变迁， 便不幸的中断下来。

回顾一九五十年代在海外出版的华文公祷书，是以中华圣公会各教区的公祷书为范本。一九五七年港澳教区重新编订公祷书。 同时于一九五三年为江苏教区翻印公祷文。

新加坡华人事务部于一九五六年也出版《公祷书》。该公祷书的圣餐礼文载有两篇圣餐祝圣饼酒礼文。甲篇是按英国教会的礼文编订。乙篇是按美国监督会的礼文。甲礼文没有献圣物文与求降圣灵文， 而把献身祷文放在领圣餐后。乙礼文把这三个祷文均放在圣餐祝圣餅酒礼文内。一九六四年新加坡出版《公祷书（选本）》， 把乙式礼文删除。一九八四年的增版本，增加早祷文与圣餐礼文简体文字本的附录。 这附录更把崇拜的部分礼文删除。 本来完整的礼文经过这些修改变得更零碎了。

香港圣公会在一九八九年出版《圣餐崇拜礼文（第二式）》， 也主要是参照英美两地的礼仪修订。唯一例外的， 是东亚议会由庞德明、张绿芗、黄明德主编、于一九七六年出版的《公祷书》， 是实在的继承沈子高主教与中华圣公会的使命，摆脱英美的主导，尝试把中国儒家思想融贯在礼文内， 更按中国民间节期撰写新的祷文， 编订一本能扎根在华人心灵中的公祷书。

今天香港圣公会是中华圣公会在中国土壤的继承者。今天圣公会信徒较少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反之，普遍信徒对基督教的阐释，仍是以西方基督教为主导，如此这般，教会也可能被视为欧美政治的产物。我们较少意识到，过去的海外宣教事工让基督教能够在另一个文化体系中从新定位。英国教会与美国监督会是在海外宣教经验中重拾自己是属于古教会、圣而公教会的一份子。我相信这体会对今天普世安立甘团契在探索自己的身份上有一定的帮助。

此文回顾历史，饮水思源，显扬圣公会前贤的志气，默想道重任远， 同工仍需努力，为中国圣而公教会的体现而奋斗，也为普世安立甘团契能归向圣而公的道统而坚持。

附表（1）：部份华文公祷书出版演变一览表

出版地	年份	标题	编者	附注	内容 / 目录
马六甲	1818	年中每日早晚祈祷叙式	马礼逊		英国教会的早晚祷文
上海	1844	祈祷式文	麦都思	同年出版上海土话版本	早晚祷文
香港	1855	祷告文全书	麦都思	圣保罗书院	清晨祷告文，总祷文，各项祷告文，各项鸣谢文，每岁应诵祷文，圣餐祷告文，施洗婴孩之礼，施洗壮年之礼，要理问答，坚信之礼，婚姻之礼，为病者之祷文，埋葬死者之礼，信主规条
宁波	1860	Cong tao-kao	慕稼穀	宁波方言众祷告文罗马拼音本	
上海	约1860年间	常年早祷	文惠廉	上海方言	Wylie, *Memorials*, 页 101
上海	1861	'sung wa' koong yoong' tau' vung; tah ts' too hau' 'le hwa kuk suk vung	Cleveland Keith		文惠廉 1862年圣会祷 之上海方言罗马拼音本。翻译至诗篇部分
宁波	1861	众祷告文	慕稼穀		早晨祷告文，下午祷告文，总祷告文，晚餐礼节祝文，施壮年洗礼祝文，施婴孩洗礼祝文
上海	1862	圣会祷	文惠廉	翻译美国监督会公祷文	1863－1880年读经表，早祷文，晚祷文，屋里早晨祷文，杂用祷文，谢恩祷，本日祷，圣诗，分派圣餐文，婴孩领洗文，大人领洗文，坚信礼，做亲规矩，丧事文
北京	1864	吁主文式	包尔腾，施约瑟		早祷文，晚祷文，总祷文，施圣餐礼文，施洗婴孩圣礼文，施洗壮年圣礼文
香港	1866	吁主文式	包尔腾	吁主式文的广东话本	

北京	1872 教会祷文	包尔腾，施约瑟	美华书馆	早祷文，晚祷文，总祷文，随时祷文谢文，圣诗，主日祝文书信福音，圣日祝文书信福音，施圣餐礼文，施洗婴孩圣礼文，施洗壮年圣礼文，教会问答，坚信礼文，大斋首日忏悔文，婚姻礼文，看视病人文，施餐病人圣礼文，殡葬礼文，家用祷文，派立会吏礼文，派立教师礼文，派立监督礼文，论要道三十九条
香港	1879 教会祷文	包尔腾	圣保罗书院	主日选读圣经，圣日选读圣经，六大日选读圣经，每日选读圣经，早祷文，晚祷文，总祷文，阿塔那修信经，随时祷文，随时谢文，施圣餐礼文，主日祝文书信福音，圣日祝文书信福音，施洗婴孩圣礼文，施洗壮年圣礼文，幼年领洗按手礼文，壮年领洗按手礼文，婚姻礼文，妇人诞生后感谢文，看视病人礼文，施圣餐与病人礼文，殡葬礼文，大斋首日忏悔文，圣诗，派立会吏礼文，派立教师礼文，派立监督礼文
上海	1880 教会祷文	施约瑟	圣约翰书院	早祷文，总祷文，阿塔那修信经，晚祷文，教会祷文 一 随时祷文，施圣餐文，周年主日祝文，周年圣日祝文
上海	1917 公祷文			公祷书读例：，读公祷书之定章，圣节诗篇选篇，诗篇选篇，读旧约新约圣经之定章，主日特选圣经单，圣日特选圣经单，大斋与特祷日及四季特选圣经单，西历十二个月圣经单，周年无定期之圣节，圣教周年期，圣教禁食之期，预算圣节期单； 公祷书目录： 早祷文，晚祷文，总祷文，随时祷文，随时谢文，大斋首日忏悔文，施圣餐文，周年祝文书信福音，施洗婴孩文，施洗壮年文，教会问答，坚振礼文，婚姻礼文，看视病人文，施圣餐与病人文，殡葬礼文，妇人诞生感谢文，感谢祷文，家用祷文，派立会吏礼文，派立会长礼文，派立主教礼文，祝堂成圣文，（诗篇）
香港	1928 教会祷文	中华圣公会港粤教区		主日及特别圣日选读之圣诗列下，预算无定期日各圣节表，主日选读圣经，圣日选读圣经，早祷文，晚祷文，总祷文，随时祷文，主日祝文，圣日祝文，施主圣餐礼文，施洗婴孩圣礼文，施洗壮年圣礼文，教会问答，坚信礼文，婚姻礼文，看视病人文，施圣餐与病人礼文，殡葬礼文，妇人诞生后感谢文，刻责文，大卫圣诗，教会纲领

香港	1938 公祷文	中华圣公会港粤教区	早晚祷礼文，随时祷文，总祷文，大斋首日忏悔文，施主圣餐礼文，周年祝文书信福音，圣日祝文书信福音，施洗婴孩圣礼文，施洗成年圣礼文，教会要道问答，坚信礼文，婚姻礼文，慰问病人文，施圣餐与病人文，成年殡葬礼文，孩童殡葬礼文，阿塔那修信经，诗篇选集，附录：主日读经表，圣日选读圣经表，预算无定期日各圣节表，读公祷文之定章，无定期圣节及圣日推算法， 禁食期，圣日优先表，中华圣公会总议会之宪纲，
香港	1953 公祷文	华圣公会江苏教区 圣公会港澳教区文字事业委员会	公祷须知，早祷文，总祷文，圣餐文，祝文书信福音，洗礼文，教会问答，坚振礼文，随时祷文，诗篇选
香港	1956 公祷书	新加坡基督教学术推进会新加坡教区华人事务部	序，早晚祷文，应时祷文，应时感谢文，总祷文 ，圣餐礼前预备祷文，圣餐礼文（甲），圣餐礼文（乙）（附为病人敬设圣餐礼式），周年祝文书信福音，圣洗礼文 （附甲 家中施圣洗礼文、附乙 急迫时非圣品人施圣洗礼文、 附丙 接受家中领圣洗礼者礼文、 附丁 析疑施圣洗礼文），教会问答，坚振礼文，婚姻礼文，婚姻圣餐礼文，妇女分娩后感谢文，慰问病人文，送终祷文，殡殓礼文，安葬礼文，在墓地用礼文 （附海葬火葬灰葬文、 附未领洗及不适适应以上礼文者安葬文），孩童安葬礼文，在圣堂用礼文 （附未领洗孩童安葬文），接受学道友礼文，派立会督会长会吏礼文，派立圣职总祷文，授任牧正礼文，祝堂成圣礼文，新居入伙福文，订婚仪节，诗篇，圣公会纲领，每日读经表，固定圣日读经表，特别集会读经表，每月常日轮读圣诗表
香港	1957 公祷书	中华圣公会港澳教区	早晚祷文，随时祷文，总祷文，大斋首日忏悔文，圣餐崇拜礼文，周年祝文书信福音，圣日祝文书信福音，施洗成人圣礼文，施洗孩童圣礼文，教会要道问答，认识我等教会，坚信礼文，婚姻礼文，慰问病人文，施圣餐与病人礼文，成人丧礼例文，孩童丧礼例文，阿塔那修信经，诗篇，附录

附表（2）：中文公祷书教会制度词汇的演变

版本	God	Jesus Christ	Holy Spirit	Holy Catholic Church	Minister	Deacon	Priest	Bishop	Apostles' Creed
1818 年 马六甲	神、神主	基利士督、耶稣基督	圣风神	圣公会者	牧者、吏牧者		牧者	鉴者	使徒敬信全言： 我信于神父创造天者又于其独子吾主耶稣基利士督其以圣风神之德受孕及生于马利亚之童身於王本氏阿比拉多时耶稣受难被钉十字架死而葬其在死者之下三天於第三日其自死者之中後活上来其又升天而坐于神父全能者之右後自彼其将来以审判连生死者我信于圣风神于圣公会者于信者之相通于罪之赦于肉身之复活于永生矣。正是。
1855 年 香港	上帝	耶稣基督	圣神、圣灵、圣神风	圣会大公	教师	会吏	教师	鉴司	使徒所述之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天父造成天地亦信其独生之子、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即童女马利亚感圣神所生者、当本丢比拉多出任时、遭难钉於十字架而死、葬於坟墓、归於阴府、越三日复甦升天、坐上帝全能天父右、后必降临审判生者死者、我信圣神（或曰圣灵或圣神风）、圣会大公、圣徒相通罪可赦宥，肉体复甦，后得永生、诚心所愿。

1879 年 香港	天主	耶稣基督	圣灵	圣公会	教师	会吏	教师	监督	使徒信经： 我信天主、即无所不能之圣父、创造天地之主、我信其独生之圣子我主耶稣基督、我信耶稣为受圣灵感动之童贞女马利亚所生、我信耶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难、被钉於十字架、死而葬埋、降至阴间、第三日、从死复活、升天、坐於无所不能之天主圣父之右、后必自彼处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公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赦罪之恩、我信身死后必复活、我信永生。 阿们。
1880 年 上海	天主	耶稣基督	圣灵	圣公会	弥呢斯德		比理斯德	主教	使徒信经： 我信天主全能的父、创造天地者、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天主独生之子、我信耶稣以圣灵之德降孕、为童贞女马利亚所生、我信耶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死而葬、降於阴间、第三日、从死复活、升天、坐於无所不能之天主圣父之右、后必自彼处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公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之赦免、我信身之复活、我信永生。 阿们。

1917 年	天主	耶稣基督	圣灵	圣公会	教士	会吏	会长、教士	主教	使徒信经： 我信天主全能的父、是创造天地的。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天主的独生子、因圣灵降孕、为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无所不能的天主圣父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 阿们。
1928 年 香港	上帝	耶稣基督	圣灵	圣公会	教师、会长	会吏	会长、牧师	会督	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即无所不能之圣父、创造天地之主、我信其独生之圣子我主耶稣基督、我信耶稣为受圣灵感动之童贞女马利亚所生、我信耶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难、被钉於十字架、死而葬埋、降至阴间、第三日、从死复活、升天、坐於无所不能之上帝圣父之右、后必自彼处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公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赦罪之恩、我信身死后必复活、我信永生。 阿们。

1938 年 香港	上帝	耶稣基督	圣灵	圣而公之教会	主礼者、会长、圣品人	会吏	会长	主教	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即全能之圣父、创造天地之主、我信其独生之圣子我主耶稣基督、我信耶稣为受圣灵感动之童贞女马利亚所生、我信耶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难、被钉於十字架、死而葬埋、降至阴间、第三日、从死复活、升天、坐於全能之上帝圣父之右、后必自彼处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赦罪之恩、我信身死后必复活、我信永生。 阿们。
1953 年 江苏	天主	耶稣基督	圣灵	圣而公之教会	主礼者、圣品人	会吏	会长	主教	使徒信经： 我信天主全能的父、是创造天地的。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天主的独生子、因圣灵降孕、为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无所不能的天主圣父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 阿们。

1956 年 新加坡	上帝	耶稣基督	圣灵	圣而公之教会	主礼人、圣品人	会吏	会长	会督	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 阿们。
1957 年 香港	上帝	耶稣基督	圣灵	圣而公之教会	司祷者、牧师、圣品人	会吏	牧师	会督	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即全能之圣父创造天地之主。我信其独生之圣子我主耶稣基督；我信耶稣为受圣灵感动之童贞女马利亚所生；我信耶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难，被钉十字架，死而葬埋，降至阴间，第三日从死复活，升天，坐於全能之上帝圣父之右；后必自彼处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赦罪之恩；我信身死后必复活；我信永生。阿们。